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45

2 November 1984

CRIESE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0月31日星期三，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嗣后： 瓦希乌丁先生 (孟加拉国)
(副主席)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26〕 (续)

- (a) 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9/23 (第七部份), A/AC.109/788)
- (b) 秘书长的报告(A/39/589)
- (c)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39/615)
- (d) 决议草案(A/39/L.8)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 3 时 25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26 (续前)

福克兰 (马尔维纳斯) 群岛问题

- (一) 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9/23(第 7 部分), A/AC.109/788)
- (二) 秘书长的报告 (A/39/589)
- (三)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9/615)
- (四) 决议草案 (A/39/L.8)

苏克雷·菲加雷拉先生 (委内瑞拉)：在就本议程项目发言之前，我想谈谈给我们极大打击的不幸消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不幸逝世对于她自己的国家和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代表了文化、文明、和平、自由、合作和公正的传统，正是这些传统构成了联合国的基础。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因此对这一不幸的事件感到极为悲痛。

委内瑞拉在本次辩论中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发言时坚信，这一辩论对于冲突各方及出席本次辩论的各国都是有益的，因为本次辩论有可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促使谈判进程开始，最终明确地解决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争端。

当然，众所周知，我国始终站在阿根廷一边。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冲突是不可解决的，特别是在冲突的另一方是联合王国这样一个国家。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同联合王国进行过十分杰出的合作，例如，在上个世纪我们的独立战争中有可能进行的那种合作。在伦敦，不朽的纪念物彼彼皆是，使人们回忆起我们的伟大的英雄们：西蒙·玻利瓦尔、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安德烈斯·贝略。在委内瑞拉，人们也能看见证明英国对我们的解放运动作出过

贡献的纪念物。在联合国，我们和联合王国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关于非殖民化的合法进程的问题上持有一致意见。

现在，不论使这两个国家处于敌对状态的原因如何，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对这一新阶段对近期未来的所有影响加予考虑。必须恰如其份地考虑一个有利的事实，即由20个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是根据联合国大会本身通过的决议和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提出的。该决议草案反映了一种举行谈判的坚定意愿，反映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对和平的渴望，反映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保证将冷静、不是夸夸其谈和更加客观地来看待事实。这一决议草案也反映了一种没有偏见的态度。决议草案是基于对事实的考虑之上，而不是歪曲事实。冲突双方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要求它们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坐到谈判桌旁。

我相信联合国大会的各成员国如果牢记和平的崇高事业和它们自己的责任，那么在审议了上述决议草案的前言和执行部分之后，不会产生任何不同意见。整个决议草案的内容有助于在符合其本身目标的情况下自动地包括各方的观点。决议草案并不想玩弄各种花招或进行欺骗。它提供了一个和平的机会，或者抓住这个机会或者放弃这一机会。

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必须严肃地问问自己，倒底有什么理由来反对由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上述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私毫没有损害任何国家或区域的利益。应当本着最优良的谈判传统的精神实事求是。

因此，需要前后一致的逻辑和合理的态度。这样的方式可以表明联合国是负有促进所有国家利益的职能的。这正是秘书长在他的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报告中所表达的关注。

拉丁美洲国家也努力要表达这种关注，它们坚信，联合国大会的绝大多数成员

将倾听这一呼声。我们反对有人企图将我们的立场解释为机会主义，反对有人企图虚情假意地表示同情，对一个强大的国家采取批评的态度，以此来施加不适当的压力。

在联合国面临的任務中，有的尚待完成，有的只是以一种非常相对的方式完成了：那就是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措施的任务和和平解决争端的任务。

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完全属于这些活动的范围。我们要想成为国际社会的真正成员，那就必须从上述角度来看待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简言之，这就是20个拉丁美洲国家提交给大会的决议草案中包括的建议的主要内容。

在阐述了上述看法之后，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些看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存各种困难的更有效的途径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

在外交界有过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小插曲：一位谈判者从对方的话中听出了某种欺骗性的企图，于是就讽刺地说，他们正在寻求为“一场持久的战争”奠定“基础”。

本决议草案正是试图避免这种危险。我们所寻求的是为了有关各方的利益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实现持久和平。我们不应当学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抱着一种幻想，总是考虑自己的自我利益而使其他人总是失望。

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迫切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所有建设性的建议。正如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凯恩斯勋爵在谈到大国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各种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所说的：

“我们的耐心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度；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短暂的和平”。

我希望，指导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们将牢记一位对未来明察秋毫的人所说的这些痛苦的话。阿方辛总统的新政府带来的政治变革保证了能够在

摆脱过去误解的情况下举行对双方都有益的对话。现在，在我们国家南面的那个兄弟国家的人道主义民主制度的恢复和以变革所需要的谅解与现实态度为基础的古老的英国文明也许能够实现凯恩斯勋爵破灭的希望。

鉴于拉丁美洲集团提出的决议草案所具有的和解性质，我希望象阿根廷外交部长今天早上敦促各国代表团时表示的一样，希望各成员一致支持该决议草案。

苏姆巴多先生（哥斯达黎加）：人类走向和平与和平共处的进步总是痛苦的。然而尽管这条道路经常洒满了为促进共同利益而牺牲的烈士和英雄们的鲜血，我们的社会仍然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在为数不多的敢于接受充满了危险和困难的人中，英迪拉·甘地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作出了榜样的妇女。

哥斯达黎加政府和人民借此机会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达我们最深切的同情。

30个月以前，国际社会对南大西洋的和平与安全表示了关注。今天，这种关注表现在国际社会对遵守和尊重地区与全球国际法原则的深切关注之中。

三十五年前，我们拉丁美洲人在波哥大根据美洲间国际法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局势的性质是本半球之外的国家的领土占领。因此，美洲间会议断然宣布，领土完整原则是解决领土占领问题的唯一法律标准。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法，马尔维纳斯群岛局势从一开始就是在地理上与阿根廷相接的一块领土的主权争端。

联合王国自己也认为这一冲突属于非殖化的范围。在这一方面，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以及美洲间法律使领土完整原则优先于自决原则。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指出的那样，哥斯达黎加代表团认为，自决原则不适于这个问题，因为情况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和支持拉丁美洲的国际社会对于岛屿居民合法利益麻木不仁。如果不考虑当前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的愿望，任何和平谈判解决办法

确实应当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我们认为，居民的利益只能在谈判桌上得到最好地保护。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基于尊重国际法和普遍利益高于狭隘的民族利益的和平。哥斯达黎加关心和平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因为哥斯达黎加人民与政府与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保持的友谊。两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发生的痛苦冲突给它们的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并影响到联合王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性联系。解决这一问题在法律上很有必要，它将成为合作与博爱的典范，而合作与博爱是当前民主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

我国认为，阿方辛总统政府重申了文明共处与尊重人的尊严的重要性，并促进了民族对话。这个政府通过它在国际一级的行动清楚地支持了这些理想。联合王国是民主的先驱，它不能也不应当对于阿根廷恢复民主麻木不仁。

拉丁美洲人从心里赞成无条件承认阿根廷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西半球拥有主权。然而，为了实现谅解，激起英国人民的文明良知，我们想要求恢复谈判，以和平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产生的所有分歧。

为了国际法的规定，为了联合国的尊严和有效性，为了保持我们对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友好，我们不能允许一个瞬间取得的胜利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冲突。

布兰科先生（乌拉圭）：我想先表达本人的深刻感情。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圣卢西亚代表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就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的惨死所讲的话。我还想表达我们对印度代表团的同情，这是印度的一个重大损失，它对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坚决谴责这一最新的暴力行动，它违背了一切文明准则。

乌拉圭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道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重开谈判，以便尽早和平解决有关主权的争端和它们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仍存在的分歧。

关于主权问题存在争议是很有道理的。今天上午西班牙代表提醒我们，联大在1982年以前就曾三次承认存在争议。1982年以来，联大又在两次决议中重提了这一点。

双方在各自提出它们相互对立的观点时，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双方根据承认存在主权问题的决议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了17年的谈判，主权问题就包括在谈判本身的日程中。尽管我国始终支持阿根廷对该岛的主权，但自然必须明确，要求双方就主权争议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事先对谈判的结果作出判断，或给谈判限制条件。进行谈判的需要是客观的，是根据争端的性质提出的，并且可以使它得到承认而不致遭到任何国家的破坏，不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立场如何。

根据《宪章》，除了在第五十一款条件下，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执、冲突或争端必须以和平方法解决。谈判是实现达到协议的方法之一——实际上是基本的手段。根据《宪章》第三十三款，应首先进行谈判。

因此，我们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起提出的决议草案局限于要求双方使用一种现有的手段——谈判。我们只是提出了一种建议，而没有事先确定它的结果。

1982年4月至6月期间发生的悲惨事件没有改变这些结论。相反，它们证明需要进行谈判。

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适当的国际行动，造成了失败，削弱了联合国的信誉。正如秘书长所说，必须积极制定一个强有力的“预期”政策，以排除可能造成危机的因素。必须把争端和其他冲突局势置于一个法律制度之下，并通过和平程序寻求它们的解决。

上届大会以来，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有一些新的发展，应当引起注意。秘书长根据38/12号决议继续与双方进行接触，根据那一决议而提出的报告双方决心减少造成紧张局势的因素，把问题限于和平解决的范围之内的态度受到赞赏。有关政府发表的公开声明和它们之间进行的公开交往，也反映了类似的决心。

尽管今年7月在伯尔尼的直接接触没有取得结果不欢而散，使人感到遗憾，这种接触仍然是积极的。我们称赞巴西和瑞士在发起这次会议中作出的可贵贡献。

我国代表团积极鼓励为排除障碍，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而作出的这些努力和所有其他努力，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一旦谈判开始，它们就将提供一个适当的场所，为审议未决问题确定一个广泛的和不受限制的议事日程。

乌拉圭本着一种建议性的精神和从和平的愿望出发，同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实际上为举行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随着1982年痛苦事件的逝去，在各方都愿意保持接触的情况下，人们又再次呼吁进行谈判，这等于是呼吁巩固和平与安全。

阿尔万·奥尔古因（哥伦比亚）：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遭到暗杀的悲惨消息给联大的这次会议罩上了一层阴影。她对世界和平的献身精神只有她作为一位出色领袖的杰出品格才能与之媲美。她的死讯深深打动了所有为各国人民合作和和睦而工作的人，特别是我们当中属于不结盟运动的人。她的牺牲精神将激励我们以同样的勇气和斗争精神寻求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愿对印度代表团的成员、对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表示它最深切的哀悼。

自哥伦比亚建国以来，反对殖民主义一直是哥伦比亚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愿望是我们时代的希望。世界新秩序要求各国有一个明确的特征。新秩序把对话当作是不可取代的工具，以和平解决冲突，为各国人民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用和平取代战争，维护并加强我们之间以相互尊重、尊严、意识形态多样化、民主和反对殖民主义为基础的相互密切关系。

旧的世界秩序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完结，非殖民化的进程开始在各个大陆展开。全体人民的解放已经势在必行。这些年中，殖民地人

民日益觉醒，向各国表明一个旧的秩序已经结束。实现自决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

值得指出，这些情况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诞生和实质密切相关。这方面，我们仍然记得万隆城和1955年4月24日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殖民地国家权利的宪章。

1960年的联大在当年12月14日通过了第1514(XV)号决议，宣布了联合国大会在非殖化上的立场，称之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一宣言成了战后国际法的基石之一。那项决议把领土完整放在优先于人民自决的地位，这一条已被用于联合国审议的几个问题之中。

1514(XV)号决议为符合我们时代新的民主精神的一套新的国际法制定了规定。

其他代表的发言使得我已没有必要再对这项决议进行一次分析。

今年10月1日至5日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通过《最后公报》，宣布如下：

“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们重申，他们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通过谈判恢复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权利。他们再次呼吁恢复有联合国秘书长参加和斡旋的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之间的谈判，重申有关各方应适当考虑群岛上人口的利益。这将保证根据不结盟国家运动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和决定、联合国大会第1514(XV)、2065(XX)、3160(XXVIII)、31/49、37/9及38/12号决议，迅速、和平、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他们注意到瑞士政府和巴西政府代表1984年7月20日于伯尔尼发表的公报。

“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们表示满意，根据联大要求，阿根廷政府愿意恢复谈判，敦促联合王国政府也能同意恢复谈判。”（英文A/39/560.附件第93—94段）

联大自1960年以来就讨论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联大非殖化委员会自1964年以来讨论了这一问题。但是，我国代表团现在第一次对辩论公开地感到乐观，因为我们在联合国看到了西大西洋正在进行的重大戏剧中的主要演员态度有了有益的迹象。

一方面，阿根廷已恢复了民主机构，正由一个受公众拥护、有代表性的政府领导。这一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旨在捍卫使阿根廷在许多领域、主要是在人的领域中有伟大成绩的那些根本原则：在这一大陆上，阿根廷文盲最少、文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而且我们注意到，今年英国更愿意就这一争端进行对话，更愿意听取友好国家的意见。这些友好国家每天都表示它们对联合国多次建议的谈判被中断感到关切。联合王国是联合国的缔造国之一，有着世界各国人民钦佩的古老文化，联合王国不能无视《宪章》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各国人民对话和共处的呼吁。

如果西方世界的这两个大国不能在解决存在于国际法的历史中已有150年的一项冲突中作出平衡谅解的榜样，人类在其痛苦的道路上就会一无所获。如果当一国的利益受到压迫时背离或暂停人们在大学中宣扬的那种国际法的原则——这些在两国都是相同的——，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遗留给后代和年轻的国家，以指导一个日益严重失调的世界。

拉丁美洲希望看到它们的朋友阿根廷和英国能在谈判桌上坐下来，因为它不能想象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形成不共戴天的感情。这是《宪章》所规定的程序，也是文明世界所希望的。

在这一冲突150年的历史中，哥伦比亚在许多场合支持阿根廷，这表现在1982年和1983年的辩论中——第A/37/PV.53和A/38/PV.59号文件，现在它再次重申这一支持。然而，这并不影响它对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危险的冲突所寄托的希望。

拉丁美洲在解决它所碰到的一些严重的问题时得到了英国的帮助，其中包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为中美洲和平所进行的努力。对于英国和欧洲共同体其他国家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所召开的会议上对孔塔多拉集团在其《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文件》中所建议的解决方式所给予的及时和慷慨的政治与经济支持，我们必须表示由衷的感谢。

但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与此不同，需要有坚实的政治意愿以寻求通往平等与和谐之路。在一个造成数百人死亡及国家间的不信任的冲突之后，我们需要两国的领导人作出坚定的努力，以使两国的公众舆论能支持谈判解决。

我们深知，在今天的世界上，武装力量只能带来使当时的统治者更为自负的短暂的胜利，而根本无助于稳定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有多少努力被付之东流！在二十年来一直是榜样大陆的拉丁美洲正在经受由于偿付外债的利息吞吃了它的大部分外汇而造成的危机所引起的巨大混乱的时候，其反应举足轻重的国家中的一个却拒绝坐在谈判桌上解决被拉美大陆视为己任的冲突。

今天，我们无意提及分歧的原因，各方所持的己见，曾经发生的战争，也无意提及那些担心有朝一日冲突将重新爆发并引起暴力的人们令人心碎的悲剧。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件，拉丁美洲集团递交给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中并未提及，因为提案国希望通过对话和理解来取得友好的解决，把联合国所作出的决定作为起跑线。

联合国已经通过了许多决议。1973年12月大会通过了第3160(XXV III)号决议，表达了大会对缺乏实质性进展的关切，再一次声明在两国政府间加速谈判的必要性。1976年，大会通过了第31/49号决议，第一次考虑了不结盟国家的决定。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争端，而现在它对此更为关切，因为在阿根廷确实是由人民选举成立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该政府尊重人权，是伟大的拉丁美洲事业的坚定同盟。从去年几次会议上英国大使所作的发言来看，英国政

府将毫不反对与阿根廷现政府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我们所指的是第A/38/PV.54号文件。

1982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提出了一些重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声明的决议。然而今年，它们希望在开始不以有关各方的立场为先决条件而进行谈判方面作出贡献。换句话说，拉丁美洲国家不希望阿根廷或英国政府开始对话方面与公众舆论发生矛盾，而友好的关系无疑将导致和平、公正与合理地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

我们对秘书长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并请他继续其协助谈判各方或促进谈判的重要工作。

在要求大会对出于此种考虑而提交的决议草案提赞成票时，再说别的可能就多余了。我国代表团、我国政府和我国对在两国间实现友好的和解表示深切和由衷的乐观。

阿里亚斯·斯特拉先生（秘鲁）：秘鲁政府和人民希望对英迪拉·甘地总理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悲伤。一个残暴疯狂的行动使国际社会失去了一位最为杰出的人物。她的死所造成的空白不仅影响到联合国和由她如此精明的领导了多年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同时也明显地影响到在这十分敏感的时刻的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我要对印度政府和人民，特别是甘地夫人的家属转达我诚挚的哀悼。

去年，当我们讨论现在已成为议程项目26“福克兰群岛问题（马尔维纳斯）”的问题时，我国代表团谨以秘鲁政府的名义强烈呼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为开始有效的谈判创造合适的气氛。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秘鲁和阿根廷人民长期以来一直相互尊重，确切地说，在它们成为独立的国家之前就相互尊重；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同联合王国保持着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我们这样做，国际社会也十分清楚，特别是因为象我们这样一个具有道德力量的国家不遗余力地避免在1982年给南美洲大陆的南部带来流血的令人痛苦的事件。

自从那时起，大会两次在其第37/9号和第38/12号决议中要求双方恢复已经中断的对话。另外，秘书长每一次都为尽早开始这种对话进行了斡旋。

在第A/39/589号文件所载的最近报告中，秘书长对至今不能够执行联大决议感到遗憾；但是他补充说，他认为双方“在1982年冲突结束以来进行第一次直接接触”（A/39/589，第8段）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在报告中他还指出，他对双方政府表示愿意恢复对话，并且保证不在争端中付诸武力感到欢欣鼓舞。

我们赞同秘书长对这一局势所作的客观性评价，我们相信，国际社会有责任鼓励人们对积极的结果寄予理由充分的希望。他继续愿意在有关方面之间进行斡旋，友好的国家也愿意提供援助。这些国家愿意进行合作以调动新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外交努力，从而实现共同的目标。我们同样相信，象今年7月在瑞士的伯尔尼进行的外交努力不应中断。

可以指出，恢复信任所需要的条件、在具体处理主权争端和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其他问题的同时，开始有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有好几个理由这样说，例如：

第一，根据宪法和民主方法选出的阿根廷共和国新政府得到其人民的一致拥护。在追求制度改革和福利的目标时，它决心赢得国际声誉和信用，它已经赢得了这种声誉。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中，稳定、通情达理、灵活性和合法性这些因素不能被忽视。否则，人们就会无视存在的一些真正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对各国在任何谈判中作出决定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很清楚，1982年冲突以后出现的紧张局势和敌对行为现正在渐渐消失。在两个政府中不存在对抗。很清楚，更多地放弃那些可能会毫无必要地加剧民族情绪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应该使这些情绪平息下来，这样我们能够向前看。

第三，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通过他们自己的主动，两个政府对话的大门已经打开。正如我指出的那样，一次新的对话正在进行。这对双方的其中一方来说特别重要，它似乎正表现出值得赞赏的愿望，即为协调地解决该问题谋求共同点和更好的谅解。这种表示导致国际社会促进和平和谈判解决这一争端。

鉴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拖延恢复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接触；我们认为更没有理由无限期地拖延这种接触。人们必须记住，由于这一问题的性质，双方进行接触的议程绝不应该受到限制或是固定的。这一争端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人们不能够将他们孤立起来，或优先考虑这个问题而不考虑那个问题。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切，那么就会给全面和彻底的谈判铺平道路，这些谈判将考虑到有关福克兰群岛当地人民的问题上阿根廷的权利和联合王国的利益。

我想强调，秘鲁和墨西哥代表团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在其精神和文字中包含了这些考虑。这是我国代表团以秘鲁政府的名义对目前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讨论所作的一点微薄贡献。

显然，决议草案的主要段落并没有提出先决条件，也不是为了恶化双方的关系。这是一个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文本，并完全与联大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保持一致。决议草案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便两国政府在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再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一个合理的目的。我们坚信，现在似乎出现的最令人欢迎的新气氛将对决议草案所包含的任务取得成功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敦促联合国成员国给予决议草案坚决和宝贵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今天重申秘鲁的立场，这就是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所拥有的权利。我们再一次强烈地敦促双方尽快恢复建设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在短期内将能够促进在摆脱僵硬和顽固思想的气氛中进行明确的谈判进程。必须在美洲大陆消除这种残留的争端。作为给该地区不幸地带来军事化的紧张和不和的潜在焦点，这种冲突继续存在将损害拉丁美洲地区的尊严。

历史和事件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向前看。我们不应该回避或者嘲笑过去。我相信，国际社会十分清楚，什么是悼念双方在1982年为国捐躯的勇敢的年青人的最好方法。

达萨先生（智利）：我们代表团的想法充分反映在拉丁美洲集团主席今天早晨代表我们这些国家对于甘地夫人不幸逝世所表示的悼念之中。但是，我还想说，我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损失深感悲痛。由于损失了一位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的人民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印度遭受了残酷的无法弥补的打击；这位人物本来能够极大的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干。我想向印度常驻代表和印度代表团表示我国政府、我国人民和我国代表团的深切哀悼，并表示今天我们与他们的国家一起处于极大的悲痛之中。

本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表明，国际社会极其关注南大西洋的争端，这一争端还没找到解决方法。对智利来说，我们已经通过我国的外交部长向大会表示了我们的关心。这一关心是可以解释的。追求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和遵守法律是联合国创建的基本基础。我国坚决相信这些原则，并且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我国一直致力于加强和遵守这些原则。

面对任何冲突和争端，我们已经呼吁援引宪章原则，因为它们恢复和谐与促进各国间共存的不可替代的文件。

南大西洋的争端使两个与智利人民感情上非常接近的民族相互争斗，这一冲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戏剧性的冲突笼罩了这个大陆，这一争端必须通过这些方法和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没有其他的逻辑和其他的可能性。

这反映在智利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之中；这是由于智利致力于法律和重视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我国一直在这个争端中对阿根廷提供的历史性支持。用精确的语言来说，这一决议草案重申了联合国向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希望他们恢复谈判，以便尽早找到解决主权争端的方法和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悬而未决的分歧。如果我们说，决议草案重申有关各方需要根据大

会2065 (XX)和3160 (XXVIII)号决议适当考虑马尔维纳斯群岛人民的利益，我们代表团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适当的范围，各方可以在此范围之内表现自己的政治意愿，以便和平解决争端。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动乱的世界，充满了矛盾。国际社会要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所有国家就要重申致力于法律；如果遵守法律的准则，它们将能够把每个国家的崇高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更高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同时记住，每个国家都需要获得和平。

我们所看到的决议草案的目的是创造条件，为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实现和平的共同利益服务。我可以肯定实现和平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在这方面，特别应当注意阿芳辛总统在联大的发言：

“阿根廷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寻求马尔维那斯群岛的回归。我国政府已经阐明这一点，并将实现这一目标。谁也不应怀疑这一点。”

(A/39/PV.5.第8页)。

我已经曾经说过，我国保持了遵守联合国原则和理想的传统。

但是，原则和理想不应是僵死的，而应当具有活力。它们的存在依赖于相信和遵守它们的人的能力。

你们会原谅我，如果我冒昧地说智利和阿根廷为实际应用这些原则树立了榜样。在教王保罗二世出色的调停下，它们达成了协议，结束了南部地区的长期遗留下来的争端。这个协议将成为两个国家都接受的完美程序的和平条约的基础。

智利和阿根廷人民和平地解决这一争端具有积极和现实的意义。今天我们满意和自豪地向世界表明这一点。智利和阿根廷采取了根本性步骤，以谅解的精神和意愿克服了长期以来的互不谅解，但是我们采取这一步骤不仅仅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并以此为共同的未来奠定基础。我们还正在建立经济合作的机构。我们重申，反对在双边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我们就和平解决我们两国之间今后可能出现的任何争端的永久办法达成了一致意见。

我们的成功是我们两国政府在克服争端中所表现的责任感和谅解及合作精神的结果。争端是我们共处和我们两国共同迎接未来的障碍。

人民希望，同样的和平愿望和意愿也会导致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现在分裂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争端。这一希望使我们深受鼓舞。

阿尔沃尔诺斯（厄瓜多尔）：在甘地夫人不幸去世的时候，我谨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的哀悼。甘地夫人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她象母亲一样无法估价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事业和发展。她的无畏领导和智慧以及历史性的影响不会被恐怖主义的疯狂行动所抹煞；相反，将继续帮助加强联合国的根本事业。

厄瓜多尔政府是共同提出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决议草案的20个拉丁美洲国家之一。它再次努力敦促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判，以便尽快地和平解决关于这些岛屿的争端。

应该注意到，在今天的决议草案中，共同提案国在文本中指包括了主要的内容，以便使它更容易得到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的接受。因此，文本提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中的主权争端和仍然存在的分歧。这个新的出发点的目的是为了这个草案得到广泛的接受，并且充分考虑谈判的进程，以便使谈判能够在秘书长的斡旋下得到恢复。

在这一方面，厄瓜多尔代表团充分地考虑了大会的决议，对谈判缺乏进展感到遗憾。现在已经不可能象过去那样狡辩说，谈判中存在着紧张的气氛，特别是因为新的阿根廷民主政府反复表明愿意实施大会关于各方恢复谈判的建议。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埃德加·特兰先生在大会上说：

“厄瓜多尔过去支持并且将来也要支持促进各国家之间的和平和谅解的主动行动。因此，厄瓜多尔代表团支持旨在寻求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的问题。”（A/39/PV.13.第14页）。

厄瓜多尔认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十分重要。这是《宪章》所规定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必然结果。我们提倡和尊重不干涉的原则，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正如否认通过武力获得领土有理由一样。同时，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上，重申了1810年的占领地保有主义原则，强调美洲国家一旦获得独立，应当保持其领土完整。这一事实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中应当得到强调。因为这些群岛是美洲大陆的一部分。所以，清楚和符合逻辑的是，排除所有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另外进行外交的谈判，以便和平解决争端是唯一的途径，和将要采取的必然行动。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问题上，阿根廷和智利在比格尔海峡的争端上达成的谅解为和平解决争端树立了榜样，使我们受到鼓舞。因为，我国政府十分欢迎这两个兄弟国家所达成的协议。

因此，厄瓜多尔支持拉丁美洲其它国家的呼吁，以便表示出强大的地区团结和对我们协助起草的《宪章》原则的支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是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是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关心的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是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便致力于《宪章》的民主国家。这两个国家应当尽快恢复谈判，以便对国际社会在大会所作出的反复声明作出积极的反应。

约翰·汤姆森先生（联合王国）：甘地夫人遭暗杀是一出悲剧。我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向甘地夫人的家属，向她各个大陆上的朋友，向印度政府，尤其是向印度人民表达我们最为深切的同情。甘地夫人为印度人民而生，为印度人民而死。

甘地夫人杰出的父亲尼赫鲁曾经采取了许多具有政治家风度的伟大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决定，印度在取得独立之后，将继续留在英联邦内。所以，他同样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女儿去年在新德里主持了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这是很恰当的。作为英联邦首脑的女王陛下也出席了那次会议。女王致函如下：

“菲力浦亲王和我对甘地夫人的逝世感到深为震惊。世界和英联邦失去了一位最卓越的领导人；在这一悲痛的时刻，我谨代表英国人民向你和印度人民表示最为深切的同情。”

我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甘地夫人是莫逆之交。我曾经有幸亲眼看见她们的友谊不断成熟，感到非常欣喜。我可以证明，她们友谊的基础是真正的尊重，以及逐步加深对相互之间和各种问题的谅解。她们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共同点。撒切尔夫人已经致函印度总理如下：

“今天早晨我震惊地获悉甘地夫人遇刺，后来又传来了她逝世的消息，使我悲痛欲绝。印度失去了一位具有无与伦比勇气、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领导人，英联邦失去了一位最无畏和勇敢的人士。我个人深深感到失去了一位英明的同事和私人朋友。和她举行会谈一直是我非常想往的事情，因为这些会谈具有特殊的意义，总能够取得理解。

英国政府和人民坚决谴责这种野蛮和叛逆的行为。这是印度的悲剧，也是英联邦和整个世界的悲剧。我们和你们一样，感到无限悲痛。”

我刚才说过，甘地夫人和撒切尔夫人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她们无所畏惧。她们都知道，作为社会活动家，她们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仅仅在三个星期前，有人企图炸死撒切尔夫人。那次爆炸事件夺去了英国政治中几位重要人物的生命。

暗杀是所有罪恶中最令人发指的。它比谋杀更恶劣，因为谋杀仅仅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暗杀却企图夺去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所以暗杀是对生活在民主中的每个人的打击，也是对民主本身的打击。我们决不能让暗杀来影响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必须一如既往，继续奋斗。

暗杀是一个国际弊病，我们必须努力加以消除。我们希望，暗杀甘地夫人事件能够导致发起一场国际运动，反对各地的恐怖主义和暗杀。甘地夫人是一个非

常现实的人，她一定会希望她的死能够对实现一项伟大的目标作出贡献，正如她一生中为许多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一样。

主席先生，如果您同意，我想以甘地夫人和她家庭一位朋友的身份讲话。当我第一次来到印度时，她是总理。在她困难重重的在野期间，我一直和她保持联系。以后她又成了总理，我再次和她见面。不管在朝还是在野，她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她采取的行动极大地维护了印度的民主，使其更加根深蒂固。除此之外，她还为维护印度的团结作出了贡献，这一切都是伟大而崇高的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印度民族和印度团结经受得起一切挑战。

很多人、特别是印度人对甘地夫人百般责难。我国政府并非在所有问题上和她意见一致，然而，有两件事情是不容半点置疑的。第一，她的奋斗是为了所有印度人的利益。她不分种族、阶层和财富，都一视同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辽阔国家各地的公民离不开她，正如离不开她父亲一样。第二，在她事业结束的时候，和她刚执政时相比，印度和印度人民提高了生活水准，普遍改善了生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政治事务中，人们常常形容甘地夫人冷酷无情。但是，我知道，英迪拉·甘地是一个热情活跃的人，时刻和人民同甘共苦。尽管她日理万机，但她还是努力安排好家庭生活，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她是一位非常注意保持独特风格的女性。过去，我常常与她在星期天共进晚餐，我至今仍然记得，她身穿的莎丽服和桌布色彩协调，令人赏心悦目。她在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她精通雕刻和绘画及其技巧。我见过其他一些总理和其他的人，但在这方面，甘地夫人是独一无二的。最后，我想起了和她进行过的一次会谈。在那次会谈中，我们讨论了那些关系到印度平民百姓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印度平民百姓最为关心的是土地和财富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她又说，她个人认为，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干净的饮用水。这至少表明了她是一位通情达理、具有热心公益精神的人，一位非常切实地关心着自己人民的人。

今天我很难再回到辩论的主题上去。我多么希望我们一度曾几乎要达成的关于“使辩论仅限于少数几篇讲话和低调”的协定能够得到执行。进行这场辩论是因为在我国政府与阿根廷政府之间有一个争端。这不仅仅是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它涉及到我们的人民，最重要的是涉及到福克兰群岛的人民。他们才是重要的。

这场悲惨的争端中最悲惨的就是争端的各方有许多相同点。最重要的相同因素就是，现在英国和阿根廷又都成了民主大家庭的成员。英国政府和人民欢迎去年十月阿根廷自由公正选举的结果，希望看到民主在阿根廷扎根繁荣。从阿根廷共和国建立起，英阿联系就是密切的。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这种联系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希望看到这种联系能够再次繁荣。

在阿方辛总统就任后不久，英国政府立即通过瑞士和巴西保护国，发起了一系列交流，这完全符合对英阿关系的上述方针。我愿借此机会感谢瑞士政府在伦敦和布宜诺斯埃利斯之间的交流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提供伯尔尼作为会谈的场所。巴西政府作为阿根廷的保护国的参加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我们相信，随着阿根廷恢复民主，两国政府应努力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重建相互信任。我们从一开始就表明，我们不准准备避开福克兰群岛的居民，违反他们明确的意愿而讨论福克兰群岛的未来。我们认识到，要使两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会谈不在一开始就在主权的问题上陷入困境，就必须作出某种安排，考虑到双方的立场。

在进行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交换之后商定，在各方就这一问题作出一篇声明之后，将直接开始讨论各方关注的具体问题，并继续讨论这些问题。阿根廷政府清楚地同意和理解这一安排。英国政府相信，这种做法是积极和现实的。然而，在7月18日至19日于伯尔尼举行的会谈中，阿根廷代表不愿在事先商定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伯尔尼会议的失败丧失了一次机会。

在会谈中后随后证实的阿根廷采取的立场无助于找到一项建设性办法。但是，尽管遭到这一挫折，我国政府仍然愿意努力改进英国与阿根廷的关系。认识到有必要恢复那些正常关系，我国政府建议就贸易关系正常化、恢复联合王国与阿根廷两国间双边空中服务协定、加强文化和体育来往及提高官方关系等问题进行会谈。

坦率地说，阿方辛总统在联大关于福克兰和与英国关系的讲话，以及他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话使我国政府感到失望。虽然阿方辛总统在1982年发生入侵的时候有勇气提出批评，但他在发言中却不谈1982年的事件，也不谈福克兰的人民。这些人民是入侵的直接受害者。这次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最根本的原则。

在联大讲话中，阿方辛总统坚持说，如果不肯定建立一种机制，就主权争端进行谈判，就无法实现同英国的友好关系。在他随后对报界的讲话中，阿方辛表明，这种谈判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把主权转给阿根廷。他提出三年或五年的时间。

我们必须参照这些声明以及其他阿根廷不妥协的真正野心的迹象，来看待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的前言段落同联大去年十一月通过的第38/12号决议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不同，但这些基本上也只是表面变化，而执行段落则几乎完全相同。

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草案。我们这样做有几条理由。前言中一段落关注地指出，尽管第2065(XX)号决议通过至今已有相当时间过去了，但那一长期的争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然而这段时间并不是中立的。它包括阿根廷对福克兰的进攻，这次进攻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决议草案只字不提1982年发生的事件，企图给人们一种印象；没有发生任何不异常的事件，导致1982年初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关于它们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分歧的会谈的破裂。决议草案无视一个事实，即会谈开始后一个月，阿根廷发动了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而会谈是在真诚和积极的精神下进行的。

我已经指出，阿方辛总统对他的军人前任犯下的那一入侵是执批评态度的。但是，阿方辛政府是否没有认识到，1982年的事件对英国和福克兰群岛的态度有深刻的影响，而我们不能对这些态度置之不理。归根结蒂，我们生活在民主之中。我感谢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今天所说的关于我国的许多长处，特别是关于英国民主的特点与成就。但是，坚持处理主权问题，而不进行（用秘书长的话说）“对话和建立信任的措施”，是推行一项不现实的和徒劳的政策。

这里，我被迫打断准备好的发言稿，而谈论我本来希望避开的一个问题。我希望避开这一问题，并不是因为我怕谈这一问题，而是因为这一问题是不相关的，没根据的，可能导致刻薄的相互指责。这一问题当然就是南大西洋的军事化。

我欢迎阿根廷外交部长强调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他把那些有关和平的段落与含沙射影的指责我们要战争的段落连结在一起。例如，阿根廷外交部长说到他的和平态度时

“与英国消息灵通人士不断重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观点为拒绝恢复主权谈判辩解，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情况如何，我国必须接受1982年冲突的后果。”（A/39/PV.44，第23—24页）

阿根廷外交部长接着说：

“我不想推测这种警告的含意，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大会完全有理由问自己，英国是否真的愿意消除那次战争的后果”。（第24页）

而后他谈到了南大西洋的军事化问题，他问到：

“建造一个能力明显超过针对我国假想防卫需要的强大的海空基地，派驻四千名军事人员，加上潜水艇、军舰和战斗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马尔维拉斯群岛真的成为全球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了吗？”（第26页）

我来回答这些问题。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军事部署不过是防止1982年事件重演的最低限度的力量。当时阿根廷以一万人大军吞没了英国的象征性存在。尽管

当时是由军政府发动的入侵，但是目前阿根廷政府并没有打算正式宣布停止敌对状态。

让我再次说明一下，在福克兰群岛建造新的飞机场是出于两种需要，其一是为了保持足够的防御态势，包括增强的快速加强能力，正如我国的国防大臣所说的，一旦新的飞机场全面交付使用，它能够减少常驻福克兰群岛的部队。同时，从一开始我们就打算使这个飞机场在福克兰群岛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沙克尔顿勋爵1976年和1982年关于福克兰群岛的经济研究，要求福克兰群岛与外部世界有更好的通讯联络。乐山飞机场将会提供这种通讯联络。我们希望，在未来飞机场将主要用于民用。

对于我们在福克兰群岛建立战略基地的无稽之谈，我是不屑一顾的，特别是在去年的发言中已经驳斥了这种谣传。简而言之，关于我们在南大西洋有战略意图的说法完全是想入非非。

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没有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国家引进核武器的线索。我提醒大会，我们联合王国已经批准了这一条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我们严格地遵守了根据这两个附加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第一，不在条约适用的范围内，我们应当承担国际责任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第二，不在条约生效的领土上部署这种武器。

正好我谈这个问题，我还要谈一下墨西哥代表在谈到种族主义的南非和拉丁美洲联系的时候使用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当然他可能把阿根廷当作橄榄球队员，但是他更想把有关开普顿使用的报告作为一种给养战。即使利用了开普顿，这也完全是民用承包者的私人商业政策。开普顿线路只用于平民劳动大军，而并没有打算从南非购买建筑材料，或者通过开普顿把建筑材料运往福克兰群岛。所有建筑材料都是由英国直接从海上运去的。

正象我所说的，我并不打算谈这一明显出于感情用事的所谓军事化的问题。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辩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希望使温度降低，但是我要说，

如果在南太平洋出现了军事化的话，这是由于阿根廷的行动所造成的。阿根廷在违反当地居民的愿望的情况下，把一万人的大军开进了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的士兵人数大大超过了当地人口，并且把他们变成了俘虏，关在自己的家里。这就是南大西洋军事化的起因。正是为了防止这一事件的重演，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资金并且把我们本来不想部署的部队部署在这一地区。如果没有出现入侵的话，我想象我们的守军力量仍然会保持在原来的四十人至五十人之间。

也许值得回顾的是，福克兰群岛的居民在和平中生活了一百五十年。他们对任何人没有野心，也没有伤害过谁。英国政策的实质就是把和平归还给他们。

阿根廷外交部长提出的另一个离题的问题，就是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他的腔调好象是这两个群岛也是该议程项目的一部分。它们不是。这两个属地从地理上、法律上和历史上明显区别于福克兰群岛，而且阿根廷提出对于福克兰群岛有主权要求的论点根本不适用于这两个岛。直到1927年以前阿根廷没有提出对南乔治亚岛的要求，而直到1948年以前阿根廷没有提出对于南桑威奇群岛的具体要求。不过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才从福克兰群岛上对这两个岛进行管理的。

然而阿根廷外交部长在发言中，又提出了另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想法。他说，

“福克兰群岛的冲突是以英国使用武力驱赶生活在岛上的阿根廷居民为开端的。”（A/39/PV.44, 第23页）

事实是，在1833年，福克兰群岛没有定居的阿根廷人。实际上，当英国军队没放一枪地和平占领这一群岛的时候，除了具有各种国籍的少数居民以外，整个群岛实际上荒无人烟。除了阿根廷的入侵以外，英国一直是公开、继续、有效和平地拥有、占领和管理着福克兰群岛。

驳斥了对我们的这些无端攻击之后，我重新回到这一辩论的真正问题上，即阿根廷强索主权和消取自决权。我国政府反对决议草案，因为尽管该决议草案试图在主权问题上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但阿根廷政府一再绝对清楚地表明，它只能接受一种结果：在不顾岛上居民的愿望的情况下，把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交给阿根廷。

阿根廷不期待心平气和地讨论英国的说法是否有理，而只期待关于阿根廷吞并岛屿的机构的讨论。希望采取一个真正中立和公平方式的代表团不应该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我们不能接受这一决议草案，还因为它不能注意《联合国宪章》责成我们所保护的东西，即福克兰群岛人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对宪章关于自决的宗旨都很熟悉；确实，据我们计算，今年一般性辩论中145篇发言中的至少101篇直接提到了自决问题。这是一个绝大多数政府经常引证的原则。我坚信地说，福克兰群岛人民有同样的自决权，另外，群岛人民的自决权与其他人民的自决权一样不可剥夺。任何人都不能把它们拿走。

因此，对我们来说，阿根廷决议草案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它不接受福克兰群岛人民自决的原则。这些人民为什么不应生活在一个自己选举的政府领导之下？为什么他们应被迫放弃他们拥护的政府，而接受一个不要的政府？

在这一点上，如果谈到自决问题，我必须提及阿根廷外交部长发言中的模糊点。在强调它对和平的致力精神时，他说：

“这里，我们有机会真正确定是否联合国会员国愿意在专门具体的事件中，支持在旧金山签署的《宪章》第一条的宗旨和原则。正是这一条明确地赋予联合国及其性质以意义和宗旨”。（A/39/PV.44.第27页）

阿根廷企图盗用和平的意义，这是非常可笑的。遗憾的是它两年前没有这样做。然而，我们今天欢迎它。但是外交部长有选择的提及第一条。我以为他这样作是有目的的，以便过后暗示他当时是指平等权利的原则和人民的自决，当然这是第一条的主要内容。如果他真是说支持这一原则，那该有多好。然而他却只是虔诚地谈论和平，似乎是英国人破坏了和平，而且闭口不谈第一段中他不喜欢的部分。

请允许我引证他的话，

“这里我们有机会真正的确定联合国会员国是否愿意……支持《宪章》第一条的宗旨和原则”。

阿根廷是否承认平等权利的原则和人民自决也适用于福克兰群岛人民？

如果哪一个代表团怀疑福克兰群岛争端中的关键中心问题，它只需参加昨天早晨举行的第四委员会会议就行了。在这次会议上，福克兰群岛政府的代表和现在在阿根廷生活的两个福克兰人一道发表了讲话。一个公平地选出的当地议会议员、福克兰群岛人民的代表奇克先生明确指出，他们是具有自己的“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政治抱负的人民”。

有些人争辩说，福克兰群岛的居民是刚到达的，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奇克先生本人就是居住在群岛的家族的第五代人。在美洲大陆，有许多人的家族居住的时间甚至更短。阿根廷人民中有许多欧洲后裔，这些人成为阿根廷人的时间甚至比许多福克兰群岛居民成为该岛居民的时间还要短。不能脱离现实情况。奇克先生也指出，在福克兰群岛上的确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该岛上的绝大多数居民希望维持同英国的联系，他们不希望成为阿根廷的一部分。

在第四委员会的这一机会是很重要的，因为福克兰群岛的居民告诉全世界，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其他两位不在福克兰群岛居住的请愿者闭口不谈有关当地居民愿望的整个问题，这使我感到吃惊，我相信，其他代表团也感到吃惊。相反，如同阿根廷的要求一样，他们未赞成有关主权的谈判而辩论。然而，他们也承认，不象福克兰群岛的地方议员，他们可以说他们是代表自己讲话。他们承认，福克兰群岛居民有权利向第四委员会表明自己的意见，但是可笑的是，他们不能够回答福克兰群岛居民的愿望是否符合群岛前途的问题。这种沉默具有何等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是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能够正当地说明是代表整个福克兰群岛居民讲话的福克兰群岛政府的代表，还是两个选择（当然他们是自愿这样做的）继续在阿根廷谋求他们的生涯的曾经在福克兰群岛住过的居民？后者支持阿根廷提出的有关主权谈判的要求，而不提群岛居民的愿望，而另一方面，福克兰群岛居民说，“不行”，他们要求行使自决权利。

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代表团（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在这次会议上表示

它们对福克兰群岛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福利的关切，这也是我感到吃惊。但是，这些代表团同时支持主要目的在于不顾当地人民自己表达的意愿把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交给阿根廷的谈判，因此人们不仅要怀疑这些主张的诚意。

当然，我们听说阿根廷将为群岛居民的地位提供保证。但是，如果福克兰群岛居民能够得到自决的原则，那么这种保证是不必要的。这种保证的意图在于说明，由其他人来决定福克兰群岛居民的利益是什么。

在二十世纪末，肯定没有那个民族会情愿同意让外人来决定自己的利益。人们怀疑这种论点，特别是在第四委员会提出这些论点，是否得体，第四委员会经常通过有关非自治领土的决议，重申非自治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人们也怀疑一种认为不可剥夺权利可以给予，或者甚至可以剥夺的论点是否得体。然而，这正是委内瑞拉代表在昨天上午举行的第四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谈到1982年代表20个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个委员会上所作的一次发言时，他清楚地表明他认为，福克兰群岛属于阿根廷，福克兰群岛居民不能够合法地行使自决权利。

为了防止对这次辩论中利益攸关的问题还有怀疑，我要举荐昨天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作为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立场的简洁的总结。那位代表说：

“我国代表团代表20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等等……”

“第三，因此，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目前的定居者没有同能够合法行使自决权的领土的必然关系。拉丁美洲国家一直坚定地保卫这一权利，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特殊情况下，它们认为这一领土上的居住者，其中包括请求者不符合联合国建立起来的行使这一权利的条件。”

多么奇怪呀！

福克兰群岛问题实际上是十分简单的。也许大会辩论的实质就是使非常直接了当的问题由于18或19世纪的领土争端而变得复杂化了。事实上，福克兰群岛上是我们已经定居并自给自足的一个团体，这些人已经在这生活了150年了，

并希望有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权力。

我们很愿意给阿富汗人民、巴勒斯坦人民、新苏格兰人民和南非人民这种权利，为什么要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福克兰群岛人民呢？

因此，第四委员会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福克兰群岛人的代表说，他们不想受干予，要生活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之下，要过着一种独特而具有自己特征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人民会问，要大会支持他们难道就过份了吗。

最后，我国政府反对就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的要求，如果一方公然坚持这种谈判的结果已经是事先定下来的，而这一结果又是为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我国政府就更加反对。我们并不反对同阿根廷政府谈论其他事项的要求；恰恰是英国主动寻求这样的会谈。我们同意秘书长关于今后的道路必须通过对话和建立信心措施来走的意见。如果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成为在任何其他方面取得进展的障碍，信心是不会建立起来的，南大西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不会缓和。

我非常高兴地再次欢迎某些拉丁美洲代表团今天所作出的友好发言。许多这些代表表示愿意看到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更加紧密。我希望，所有有这样愿望的人应该承认，这一目标不会通过坚持就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或鼓励阿根廷政府提出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或生活在幻想之中来得以实现。我国政府同样热烈地希望同阿根廷的关系更为友好紧密。我们相信，阿根廷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将承认，民主不仅仅是政府的形式，而且是基础原则的反映。当然，人民，包括福克兰群岛上的人民希望自由行使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是很自然的，阿根廷人民自己最近已经很好地行使这一权利。

这就是事情的实质，也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必须投票反对决议草案。

彼罗罗夫斯基（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先生：苏联代表团怀着深深的悲哀获悉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逝世。这一可怕的暗杀使印度人民杰出的女儿、杰出的政治家、各国人民权力的旗手和苏联的坚定朋友失去了生命。英迪拉·甘地理所当然地享有权威，在国际舞台上受到深深的尊重。她个人对巩固世界和平

和各国与各民族之间合作的贡献特别伟大，在巩固不结盟国家团结与国际威望方面也取得了丰功伟绩。我们特别希望提到甘地夫人在发展与巩固苏联——印度关系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苏印关系是建立在《苏联印度和平友谊与合作条约》的基础之上的，它完全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有助于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集团主席康司坦丁·契尔年科先生在唁电中强调的那样

“在这悲痛时刻，苏联领导人决心巩固苏联与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

此刻在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示哀悼时，我们坚信，英迪拉·甘地的光辉业绩将成为所有国家的杰出表率，激励它们消除核战争威胁，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执行联合国崇高的原则。

现在，大会连续第三年举行全会讨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同时南大西洋的事态发展仍然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这个地区尚未解决的1殖民冲突继续下去，以及军事化的危险使拉丁美洲国家与其他爱好和平国家感到严重不安。大约25年前，联合国通过了《给予殖民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这在联合国40年历史中是一项主要成就，在这历史性文件中，非核化进程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直接联系得到了强调。

我们正在自由讨论的问题证明了《非殖民化宣言》这一方面的效力。多年来，大会一再要求立即结束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的殖民地位。福克兰群岛从一开始就列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所包括的领土范围内。1965年12月16日，大会第5065(XX)号决议，强调有必要结束殖民主义，特别是结束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的殖民主义。大会还注意到，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该领土的主权问题上存在着争端，因而呼吁两国政府立即进行谈判，以便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充分考虑《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非殖民化宣言》，而且要充分考虑岛上居民的利益。自从那时以来，联合国一再呼吁尽早举行这种谈判。

但是，联合国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的非殖民化决定多年来没有得到实施，就是由于联合王国顽固不化地抵制，以及它拒绝考虑在世界上根除殖民主义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当这一领土处于危机局势的时候，联合王国就依赖于赤裸裸的武力，并且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以便维护其殖民统治。最近披露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正个冲突过程中，英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打算结束这场冲突，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和平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政策带来的是惨重的伤亡、巨大的破坏和国际形势危险的恶化。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它的行动中，伦敦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实际上，是直接的后勤和战术支援，以及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声援。伦敦得到了武器、弹药和燃料，获得了必要的军事情报，并且得到允许使用属于北约军事集团的战舰。与此同时，美国大谈特谈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特殊关系，还制造努力进行谈判和调解的烟幕；然而，现在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在那种形势下华盛顿所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出于北约成员国团结一致考虑，并且意在给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个严厉的教训。

五角大楼在英国对阿根廷采取的殖民行动中给予支持，这就很容易使人们看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这是拉丁美洲各国绝不陌生的。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这个帝国主义国家随时准备动用它的所有军事力量以对付发展中国家。

对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的态度，是世界事务中整个帝国主义锁链的一个环节，也是帝国主义干涉和单方面强加苛刻条件政策的一个环节。在这方面不乏有各种例子。帝国主义者公开入侵弱小的格林纳达，践踏它的主权，并且在那里扶植起了一个占领军政权。帝国主义者还对尼加拉瓜发动了不宣而战，对于该国政府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试图改变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以适应它们自己的利益。人们以充分的事实谈到西奥多·罗斯福“大棒”政策的死灰复燃。十分明显，西奥多·罗斯福现在已经成为华盛顿官方崇拜的五体投地的偶像了。

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命运所采取的帝国主义态度依然存在。大会在去年通过的第38/12号决议中再次要求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判，以便尽早寻求和平解决有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主权争端。大会还要求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以便帮助各方遵守已经提出的要求。然而，阿根廷明确表明完全以和平方式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意愿再次遭到联合王国的完全拒绝，联合王国拒绝就该问题进行任何认真谈判。在群岛完全被占领，而且在那里建有一个主要军事基地的情况下，联合王国根本不想就这一殖民地领土的命运进行谈判。根据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所列举的事实，现在在群岛上有4,000多名军事人员，有能够运载核武器的飞机，核潜艇和其他军舰在附近的水域巡逻。已经建有一个远程轰炸机能够使用的机场，两座强大的雷达站，以及发射分导式导弹的设施。西方军事和政治专家根据苏联卫星的近地点已经超越南大西洋的设想认为，今后美国将能够提出为运载反卫星导弹的F-15轰炸机而使用群岛的理由。

鉴于福克兰堡垒（英国方面喜欢这样叫）的建设已经花去了数百万资金，鉴于群岛上的设施和设备的性质，福克兰堡垒显然具有战略目的。英国仍在群岛上建立设施，承包商和供应商来自整个北约集团，主要是美国。使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军事化和在那里建立一个主要军事基地的措施是美国及其盟国政策的直接结果，美国及其盟国大肆进行军备竞赛，扩大北约的地理范围，并且在世界上不同地区集结迅速部署的力量和后备点，其目的在于对付发展中国家。华盛顿早已在制定以不同形式（通过利用目前的集团，或是通过组成新的集团）使南大西洋军事化的计划。

在目前的阶段，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正在被直接用于这些目的。正在那里建立的军事桥头堡不仅威胁了邻近大陆的国家；它威胁了世界和平，而且给我们世界上的另一个地区带来了紧张局势。这自然引起许多国家的关切。

不结盟国家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举行的会议在第三十九届大会期间发表的公报强调这样的事实：

“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南乔治亚和南桑维奇群岛地区大规模驻扎陆军和海军部队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修建永久性战略基地，引起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严重不安，也不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

因此，维持和加强这一殖民地领土的军事化直接造成严重威胁一个广泛地区的安全，并且加剧了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国际形势。

阿根廷政府已经表明一个建设性和灵活的态度，旨在政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多次表明愿意根据大会第38/12号决议同联合王国进行谈判。阿根廷总统阿方辛先生在本届大会上的发言时强调指出，他的国家

“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和平的方式寻求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回归。”（A/39/PV. 5, 第13至15页）

阿根廷外交部长卡普托大使今天上午重申这一立场。这一立场得到了那些寻求通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来巩固国际安全的人的理解。

正是由于联合王国采取了僵硬和顽固的立场，大会多次发出的关于恢复谈判、和平解决这一主权争端的呼吁得不到响应。联合王国甚至还拒绝讨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这充分体现了英国的强硬立场。

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国际论坛上表示，它们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得不到解决感到不安。最近，不结盟国家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在纽约举行会议，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通过谈判恢复其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权利。阿根廷政府表示愿意根据联大的请求恢复谈判，不结盟国家已经对此表示了满意，并且呼吁联合王国政府同样答应恢复这些谈判。

苏联完全理解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包括它们宣布支持阿根廷通过谈判恢复其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权利。

然而，苏联代表团觉得有义务再次强调，英国拒绝根据联合国的倡议举行谈判，并和美国以及整个北约集团一起，继续推行在该群岛建立一个战略军事基地并使其毗邻区军事化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旨在加强该领土的殖民地位，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苏联认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殖民问题。苏联谴责联合王国用军事力量维护该领土殖民地位的努力。苏联一贯提倡消除殖民领土上的所有军事基地，提倡立即完成非殖民化的进程。

苏联的原则立场是，应该和平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强烈提倡，特别是要在联合国内立即进行努力，根据联合国决定进行谈判，解决南大西洋的问题。

我们认为，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载于第 A / 3 9 / L . 8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目标是在反殖民的基础上和平和公正地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他明确提出，应该根据《宪章》的原则以及联合国关于该领土非殖民化的决定，恢复英国和阿根廷政府之间的谈判，立即、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

所以，苏联代表团准备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卡姆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您是巴拿马的一位杰出的朋友，也是孟加拉国驻我国大使，所以，能够在您主持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我谨表示，对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不幸去世，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震惊和诚挚的悲痛。她是我们时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她的去世是全人类的一大损失。她也是我们的事业最卓越伟大、忠心耿耿的拥护者之一，她的去世更是第三世界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1965年，巴拿马和14个拉丁美洲国家联合发起了第2065（XX）号决议，即大会通过的第一项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决议。从那时以来，我们一直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上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阿根廷国家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要求。

我国支持阿根廷的正义事业，这是由巴拿马人民在历史性的斗争中形成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所决定，这场斗争是为了确认并且充分行使巴拿马对其所有领土的主权，并消除被称为运河区的殖民主义飞地。

好几代巴拿马人民持续不断的努力——奥马尔托里乔斯将军将此解释为“世代攀登”——使我们对其他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殖民主义不公正感到特别敏感。

我们巴拿马人民从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知道，象马尔维纳斯这样的殖民主义情况是一种过时的现象，它冒犯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尊严、公正和自由的理想。

巴拿马为有效地恢复其领土完整和完善其国家独立所进行的漫长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托里乔斯—卡特条约于1977年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巴拿马人民更加确信，谈判是公正地、体面地、以及永久地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方法。这使我国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列为其外交政策中的根本原则之一。我们遵照这一原则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我们还鼓励所有国家根据这条原则办事。另外，这是所有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所承担的法律性义务，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承担的道德义务。在这一点上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有选择地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应用这些原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不应用这些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贯地支持大会要求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和平解决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的所有决议和协商一致意见。

联大在这一问题上通过的五项决议和达成的四项协商一致意见是国际社会一份重要的遗产，因为这些决议和协商一致意见主张谈判解决马尔维纳斯问题。联合王国政府不能够忽视这一事实，也不能够继续无视联大的这一呼吁。再也不能够用任何借口或花言巧语拒绝进行认真的谈判。任何傲慢的态度都必须受到这一义务的约束。

我们特别满意地注意到，阿根廷现民主政府表示并毫不含糊地重申，它愿意并准备同联合王国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和平解决主权争端和其他一些有关马尔维纳斯

问题的分歧。

以劳尔·阿芳辛为首的政府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表明，他有诚意并且有着坚定的目标寻求谈判解决这一国际争端，并且努力争取和平。最近同智利达成了一项协议和平结束长期的比格尔海峡争端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事实，同样，中美洲国家所表示的政治意志也是令人关心鼓舞的，他们愿意通过签署《关于中美洲和平和合作的孔塔多拉文件》来和平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应该完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依然存在的国际争端。

这就是我们有幸与另外18个拉丁美洲国家一起提出的决议草案所包含的最深刻的观点。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并不是在加剧对抗，而是在打开政治和外交的途径，从而朝着谈判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方向阔步前进。

如果联合王国不听这一警告，并且继续无视联大的决定，这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我们毫不犹豫地坚信，这一决议草案将得到联大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因为它符合我们所有人保证加以尊重和运用的《旧金山宪章》。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国际经验体现在对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签署和生效方面，这一经验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设性榜样。小国巴拿马和世界强国美国能够通过谈判找到一个平等的办法，人们由此肯定，其他冲突也能够通过和平手段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一点鼓励我们敦促英国迅速而不找任何借口地与阿根廷在谈判桌旁坐下来，寻求能够由具有诚意的谈判产生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1965年，大会就作出了这样的呼吁；今天，19年之后，国际社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卡内特先生（巴拉圭）：今天，巴拉圭人民和政府惊悉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惨遭死亡的噩耗。甘地夫人的人格驰名中外，她成为我们时代的优秀人物之一。

阵痛之余，我们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达我们深切悲哀的感情。

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我国代表团正在履行参加目前项目辩论的职责。

我国具有一贯与友好国家团结的历史传统。因此我们愿意为解决两国之间争论的持久办法的进程作出贡献，我们与这两个国家保持着友谊和合作的纽带，具有和谐和有效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巴拉圭的立场一直是、并且继续是完全基于原则考虑之上，因此是不会改变的。

正象我国外交部长10月1日在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所重申的：

“我们支持所有旨在通过谈判取得基于国际法的解决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的倡议。巴拉圭希望看到阿根廷共和国与英国之间恢复双边谈判，希望看到秘书长为此目的运用他的斡旋。”（A/39/PV.15.第127页）

我们认为，问题的性质——一个主权争端——已得到恰当明确，任何事件都不能改变其性质或影响该问题。

根据这些标准，我国代表团成为已提交大会以供考虑的决议草案的联合提案国，这一决议草案据信考虑到双方的合理利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构架，以就他们双边关系的所有有关方面进行谈判。

我们特别希望作为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提及在伯尔尼进行的第一次接触，而这一点将证明阿根廷共和国与联合王国愿意使其关系正常化。

我们还希望强调秘书长根据大会的任务所采取的有效步骤。

我国代表团同样与西班牙语美洲国家殷切希望，目前大会立场的表示，也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和人民的表示，不应被搁置不管，相反，这一表示应得到有关各方的积极反响，而各方也必须无愧于热爱和平与和谐共处国家的荣誉。

法哈多·马尔多纳多先生（危地马拉）：我国代表团愿意在一开始就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悲惨的去世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达我们最深切的关心和同情。甘地夫人是发展中国家不可争议的领袖和不结盟运动的现主席。我们代表危地马拉人民和政府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悲痛和理解，也向所有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表达这种感情。

联大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通过的38/12号决议中决定，在本届会议上继续讨论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这一决议再次要求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判，以便尽可能早地和平解决由于马尔维纳斯群岛而引起的争端。遗憾的是，尽管阿根廷政府不断做出努力，寻求和平、公正和体面地解决它同联合王国上存在的争端，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我国政府对这种局势十分关心。首先是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影响拉丁美洲，并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影响。其次是因为一方拒绝遵守联合国发出的重新进行谈判的呼吁，并拒绝接受阿根廷共和国方面在这个方面多次提出的倡议。瑞士和巴西主持的双边接触导致了最近在伯尔尼举行的会议，这再一次表现了阿根廷政府的诚意和联合王国企图无限期地拖延和破坏国际社会通过联大表达的愿望，要求各方尽早地坐到谈判桌边来。这一态度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暴露了英国立场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英国拒绝把对话和谈判做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强调，对他们来说武力是解决这一争端的最恰当的手段，正象过去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

这种情况是令人遗憾的，联大必须认真考虑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阿根廷共和国关于恢复谈判的倡议是由一个从根本上说是民主性质的政府那里发出的，这个政府不仅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享有信誉和威望。

联合国宪章要求成员国有义务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他们的争端，使之不会危害和

平、国际安全和正义。危地马拉赞成并遵守这一压倒一切的原则，并因此无条件地支持阿根廷政府关于同联合王国开始进行谈判的努力，这将使之通过和平手段把马尔维纳斯群岛重新归于阿根廷领土管辖范围之内。

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呼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立即接受阿根廷共和国提出的谈判建议，这些建议符合联大在1983年11月通过的38/12号决议中所表达的愿望。谈判是唯一的道路，解决这种冲突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特别是禁止把它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手段。我们愿敦促联大所有代表团支持这些倡议，支持秘书长在寻求和平、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所作的斡旋。

伊卡萨·加拉尔德先生（尼加拉瓜）：首先，我要向印度代表团表达我们对不结盟运动主席、英迪拉·甘地总理的不幸逝世和不可弥补的损失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正如民族复兴委员会协调员在给印度总统的唁电中所说的那样，印度总理和不结盟运动主席的去世，是一个非常令人痛苦的事件，这将不仅在印度的生活中留下空白；在整个国际舞台上也是一样。

为纪念和赞扬她为国际独立、各国人民自决以及全球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宣布三天全国哀悼。

大约一年以前，大会在联合国大部分代表团的支持下，通过了38/12号决议，许多国家的代表团都亲身体会过殖民主义的影响。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向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重申了自己的关切，即，它们应当恢复谈判，以求和平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并请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努力，以找到满足那些要求的方法。

载于A/39/589号文件中的秘书长的报告，告诉了我们两国政府对他寻求和平解决那一问题努力的反映。我国政府极为重视和平、谈判解决这些问题。阿根廷已准备在大会第38/12号决议范围内和秘书长合作，对此，我们感到满意，并表示欢迎。

当我们阅读秘书长的报告时，他进行的斡旋努力的结果并不使国际社会感到非常鼓舞。在交换意见中，联合王国政府向他表达的立场是：

“…政府认为，改善和阿根廷的双边关系，并为此进行对话是可行的。但政府不准备根据大会第38/12号决议，就群岛的主权问题进行谈判。”（A/39/589，第5段）

现在，我们必须再次推动执行联合国各机构通过的决议。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毫无例外特别是那些由于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享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必须表明它们以对话和谈判取代使用武力的意向。

我们认为，在历史的这个时刻，联合王国毫无借口不坐到谈判桌前，与阿根廷共和国政府讨论这一争端和其他大的争端。阿根廷政府正在国内努力为民主打下基础。为此，它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最大限度的尊重、支持和赞赏。国际社会已经满意地注意到，阿根廷共和国已对政治解决表现出兴趣并开诚布公，它和联合王国政府官员在今年年初在伯尔尼在巴西和瑞士政府的主持下进行高级会晤。然而，在那次会议上，如同在其他会议一样，这种开诚布公却遇到了英国政府的顽固立场。

我们不仅为联合王国拒绝和平谈判解决的态度感到关切，同时，我们还感到关切的是，那个政府正在南大西洋地区加速军事化，建立了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为战争部署了4,000名军人，以及尖端的潜水艇和飞机。

第2065（XX）号决议、3160（XXVIII）号决议和31/49号决议都要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尽管如此，还没有解决问题。执行不干预原则是不适用的，因为联合国大会第1514（XV）号决议规定，为结束殖民地位，应进行自决并恢复它的主权地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具体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两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第一，联合王国自1983年以来非法占据了那一领土；第二，当地人口几乎全部都是在殖民国家统治下的外来定居者，包括相当一部分来自其他国家的英国后裔雇员。不能实行自决的原则并没有能够阻止国际社会对当地居民福利的关心，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就是这种关心的具体表现形式。最新的例证是，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届大会分别通过了37/9和38/12号决议。

在1月纪念非法殖民占领那块领土150年时，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发表了一个作为大会正式文件的文件，这是很有意义的；该文件指出：

“阿根廷政府想要再次强调群岛上居民利益的重要性。必须满足这些利益，并使之得到国家宪法、民主权力和保证的保障。在阿根廷共和国领土上有这种权力和保障，群岛上的居民也必须得到适当的保证和保障。”

尼加拉瓜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一直并将继续坚决支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并支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

作为不结盟国家运动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成员，我们声援阿根廷人民恢复它们那块领土主权的正义事业，这块领土也是我们同阿根廷人民共同享有的拉丁美洲的一块领土。

由于这一原因，我国政府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共同提出在本议题项目之下进行审议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并相信，这一决议草案将得到国际社会最广泛的支持，因为草案在我们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强调了我国毫无例外所遵守的联合国宪章原则与宗旨。

格兰尼亚先生（玻利维亚）：首先我要表达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对印度总理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的悲惨去世表示悲痛。我们还要对这种使用恐怖主义的悲劣手法来毁灭民主体制表示愤慨和谴责。

英迪拉甘地的历史性贡献超越了她在印度的工作，并指明了不结盟国家的道路。一年前在这个论坛上，甘地夫人重申了不结盟国家运动对联合国的坚定信任，她说：

“联合国是，也应该是解决争端的论坛。”

她补充说到，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目标是

“维护和平、消灭紧张局势的温床和唤醒全人类的共同人道主义感。”

今天的辩论正应该在甘地夫人所描述的范围内进行。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是拉丁美洲的事业；它也是得到不结盟国家运动支持的事业，这一点已经在10月1

日至5日召开第三十九届大会期间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的最后公报中得到强调了。

玻利维亚人民和政府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一直忠诚地支持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事业。这一支持不仅是由于在地理和历史上有兄弟关系的人民的团结，而且因为我们两国都赞同载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法律政治原则。

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秘书长根据第38/12号决议所作出的努力，并对目前还不能恢复谈判表示遗憾，这一点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已经讲明了。我们同时注意到秘书长对于双方愿意寻求恢复对话方法的愿望感到鼓舞。

玻利维亚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道提出这一决议草案，要求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重新开始就找到和平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的办法重新开始谈判，并要求秘书长继续行使其斡旋，帮助双方恢复谈判。

决议草案清楚地表达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宪章》的第33条，特别是第一部分，为冲突各方规定了一项义务：它们应该通过谈判或其他它们选择的和平方式来寻求和平解决。这一原则为许多其他的会员国雄辩地再三重申，特别是当《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被通过时，特别提及了那一宣言第一部分的第五条。

在这方面，我无法忽视联合王国对联合国的事业、它的原则和它建立起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机构所作出的贡献。在分析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旧金山会议上，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说，我们这些国家

“应该共同努力寻找公正与平等地协调我们之间关系的方式”。

他补充说，联合国是我们取得和平的最后机会，它强调了建立解决争端的国际机构的必要性。在同一会议上，安东尼·艾登说

“一个国家的力量越大，这个国家行使这一力量的责任也越大，要考虑他国的利益，并且在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时要自我克制。”

伟大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在许多场合都重申了联合王国对于联合国事业的

充分支持，有一次他在纽约说：

“我坚信，即使我们继续平静而坚定地共同努力以捍卫《联合国宪章》中的理想和原则，我们还是会看到我们将赢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一致赞许。”

同样，后来的各位英国领导人也支持《宪章》的原则，因此，我们敦促联合王国保持其对联合国事业所承担的义务，接受国际社会要求尽快地就马尔维纳斯问题重开谈判的呼吁。

这一问题是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必须由当前这几代的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人民来加以解决，以便保证两国人民，还有拉丁美洲，能在重新建立的富有成果的和解中走向未来。一个月前，国际新闻机构报道了联合王国与中国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香港问题也是上一世纪遗留下来的，双方都表现了创造性和灵活性，心甘情愿地入了本世纪。

玻利维亚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一道，敦促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问题上表现一些创造性和灵活性。四亿拉丁美洲人民和该地区二十多个国家都希望联合王国能与我们的人民坐在一起，以在过去使玻利瓦尔和拜伦走在在一起的相同的正义和自由的精神与我们谈判。

玻利维亚要再次强调它声援阿根廷共和国政府，该政府表现了它悠久的民主传统及对国际法原则所承担的义务。由于这一原因，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将使得联合王国和阿根廷的人民能够为全世界的人民建立温斯顿·丘吉尔所设想的和平的圣殿作出联合贡献。

克尼平·维多利亚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在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议程项目之前，我要代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对英迪拉·甘地的不幸死亡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悲痛和哀伤。英迪拉·甘地是世界和平事业的鞠躬尽瘁的卫士。她的死亡不仅使她为之如此努力服务的印度人民陷入悲痛之中，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损失。在这悲痛的时刻，我要求印度常驻代表向他的政府，向总理的家属和印度人民表达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最深切的悲痛。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这是《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3段的文字。《宪章》的这一条款不过是重申了各国早已作为决定各国间和平与文明地共处的主导因素而承认和接受的国际法的共同或普遍原则，并使其庄严地神圣化了。主席先生，因此，我们必须始终记住联合国这一宪章性条款的精神和文字，因为它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提交给大会进行审议的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的决议草案之核心所在。

上面的简短评论是我的开场白，现在让我们来审议一下议程上的问题。首先，我们想清楚地表明，除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局势得到公正和和平地解决，否则这一局势就将使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感到关注，因为这一局势具有严重的影响，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另一方面，如果这一局势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它将大大地增加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同时，也将成为破坏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根源。

鉴于我所描述的这一局势的危险，因此，不难理解国际社会为什么表示出了真正的兴趣，希望直接有关各方，即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能够走到一起，根据联合国提倡的各国人民和平和友谊的原则，解决他们的所有分歧。在这一方面，我想借此机会紧急呼吁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判，从而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尽早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和其他有关问题。

我们重申，我们坚信谈判、对话和相互谅解的政治意愿是寻求和平所应当使用的理想工具。我们也重申，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任何争端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得到公正解决的。

鉴于我们提交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所具有的崇高目的，我们希望该决议草案能够得到各成员国的最广泛支持。

我们支持秘书长的观点，即尽管双方之间在伯尔尼举行的直接接触并没有取得满

意的结果，但这一接触本身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这表明了双方都认识到有必要再次进行对话和谈判，以此来作为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文明的方式。 因此，尽管在本届大会上，双方中有一方表现出的态度有可能妨碍谈判，妨碍在双方之间建立富有成果的谅解的气氛，但我们仍希望本次讨论将能够促使双方尽早开始谈判。

德拉玛斯·奥利瓦先生（古巴）：今天，我们获悉印度总理和不结盟运动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不幸逝世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古巴同印度人民一样感到悲痛。 英迪拉·甘地夫人曾以干练的能力、聪明的智慧和尊严指导了不结盟运动。

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印度已经对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独立发展和和平的斗争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我们向敬爱的印度代表团的同事们，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现在我想谈谈议程上的项目。 正如玻利瓦尔、圣·马丁、华雷斯、奥斯托斯和马蒂曾经梦想的，我们美洲一致发出的呼声再次在联合国大会回荡，再次要求必须将拉丁美洲领土中仍然为联合王国所占领的那一部分，马尔维纳斯群岛，归还给阿根廷。

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如果我们试图妨碍非殖民化的过程，我们就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各国人民将在他们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确实，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正如联合国的成员国不断增多这一事实所表明的。

自联合国开始审议马尔维纳斯问题以来，古巴就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大会的 1514 (15) 号决议，在阿根廷共和国对该领地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这一问题上极其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古巴利用一切机会重申，联合王国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将对该领地的主权归还给阿根廷共和国。

对于阿根廷提出的要求的合法性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同样，对于阿根廷希望根据国际法和公正的原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没有任何野心的立场也不应有任何错误的看法。 阿根廷采取的这一立场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愿望的，联合王国也

应采取同样的立场——越早采取这一立场越好——从而使双方能够在谈判中寻求方式和途径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在世界所有地区，人们都日益迫切地感到，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谈判的真正进程必须拥有具体的形式。这一要求并不仅仅是反映了拉丁美洲国家所表达的感情；其他地区的国家也多次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必须得到恢复。

拉丁美洲的态度是坚决的和耐心的，拉丁美洲相信，人们将能听到它一致发出的呼声。这是所有的玻利瓦尔的人民发出的呼声，这些人民说，“玻利瓦尔仍然可以对美洲作出贡献”。

马耶·埃拉先生（赤道几内亚）：首先我对英迪拉·甘地夫人的不幸去世表示我们极大的悲痛和震惊。英迪拉·甘地夫人是印度总理和目前不结盟运动主席。象甘地夫人这样出色的政治家的去世必将鼓舞印度和所有第三世界人民勇敢地保持甘地夫人所集中代表的和平和发展的遗产。我们请求印度常驻代表向印度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已故甘地夫人的家属传达我们深切的哀悼。

我现在谈一谈大会所讨论的议程项目。

尽管国际社会呼吁寻求和平、平等、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仍然列在大会的日程项目中。这个议程项目不仅是为了使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大会第37/9（1982年11月4日）号决议和第38/2（1983年11月16日）号决议所提出的原则或安理会第502（1982年）号决议和第505（1982年）号决议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某些进展；相反，给我们机会再次注意到本组织某些会员国政府完全没有真正的政治意愿，以便保护《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基本原则并且实施它的目标。

赤道几内亚接受自由、和平和公正的理想；我们重视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概念；我们充分和坚定地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和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所有这一切充分地表明为什么我们对谋求公正和合理地解决马尔维纳斯问题作出即使是很小的贡献。

赤道几内亚的参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认为，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克服过去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仅是通常在殖民国首都根本没有考虑现实情况和有关当地人民的权益的情况下签署的旧条约的产物，它完全基于“弱肉强食”的逻辑。目前阿根廷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局势是最可悲的错误之一，最终导致了1982年的武装冲突并且因此造成无辜人民的生命损失和巨大的物质破坏。

在广泛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继续明显地存在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产生于强权即公理的立场。小国的脆弱和贫困继续成为强大国家蛮横的根据。

由于这一不平衡，软弱和贫困，阿根廷共和国发现，对方提出的条件使它无法进行谈判，它所提出的作为一国应该得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得不到支持。

国际社会已经明确地对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所谓主权争端作出了判断。的确关于阿根廷，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在1983年3月新德里会议上重申，

“它们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通过和联合王国的谈判并且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参与和斡旋下恢复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A/38/132，第156段）。

正如我国政府外交和合作部长在刚刚结束的一般性辩论时所说的那样，赤道几内亚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立场。所以，我们重申支持和声援阿根廷人民和政府，因为他们的要求是正义和合理的。我们再次敦促联合王国和阿根廷政府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重新开始谈判，以便立即和迅速地谋求解决它们两国之间关于马尔维纳斯问题的主权争端和其他分歧的办法。这一办法应符合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利用秘书长和其他真正关心寻求公正的解决办法和确保南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宁的第三国家的斡旋。

在这方面，我们相信为了进行和平谈判，有关各方的所作所为也必须是和平的。

布齐先生（意大利）：今天早晨，我们听到了英迪拉·甘地总理逝世的噩耗。我们深感震惊。印度人民的损失也是我们的损失；不结盟运动国家成员的损失也是我们的损失。甘地夫人是不结盟运动如此出色的领袖。

我谨通过你，主席先生，向印度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悲伤和深切的哀悼。

1982年一个不负责任的军政权引起的令人注意的和不必要的冲突，在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发生了。意大利感到与这两个国家有着多方面的有力的联系。该冲突的后果继续对国际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我认为，按照《联合国宪章》力图减少该形势所带来的附带影响是我们最起码的共同义务。《联合国宪章》指明谈判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

自去年以来，发生了各种有关的政治性的变化。通过自由选举，阿根廷重新建立了民主政府，领导这个政府的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阿方辛总统具有很高的智慧和声誉，他号召他的人民以更好的方法对付遭到严重损害的局势。我们欢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领导人采取坚强的措施加强和保卫民主。我们也欢迎新领导人对阿根廷的义务作出的承诺。

阿根廷政府正在表现出新的威力，以勇气和尊严对付经济和金融领域内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在其对外关系上，阿根廷一贯同意结束在比格尔海峡问题上与智利发生的百年之久的争端——这受到了教庭的支持。

在阿方辛总统最近对罗马的访问中，我们表示了那些看法。我们决心支持新的民主，以便使其能够在一个国家之中发展和传播，正如几星期前我国外长在联大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

“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正在起着新的作用。”（A/39/PV.16.第47页）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认为，欧洲共同体应致力于重新与阿根廷建立友谊和进行合作。

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方面，去年我们希望能够取得的进展仍未实现，这是不幸的，各方仍处于分裂状态。它们的创伤痛犹未止。我们紧密地注意着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恢复谈判的情况。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欢迎并表示希望在伯尔尼开始对话。不幸的是，仍然没有结果。然而，正象秘书长在其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那些会谈中看到了共同愿意恢复对话和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冲突的迹象。

正象我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和平的谈判，才能实现英—阿问题的持久的解决。

意大利将在表决决议草案时弃权。原因是，我国与有关的双方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同时，我们的弃权也是基于重新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的愿望。因为，如果使这种对话有效，必要的初步行动必须成为客观现实。我们期待进行谈判，讨论有关问题的各项因素，而不采取任何相反的立场。

去年当我们就这一问题采取弃权立场时，我们指望着能够采取一种平衡的立场，并指望着重新开始公开的和诚挚的对话，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在这一争端问题上的停滞状态是危险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重新开始能够影响整个拉丁美洲的将来和拉丁美洲与欧洲的关系的对话十分有赖于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双方的态度。我们都致力于取得这一结果。

牢记这一基本目标，我们要求两国再度竭尽全力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恢复它们之间的对话，并使秘书长的斡旋工作生效。只有通过友好关系，该群岛的居民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和发展的保证。

梁于藩先生（中国）：我们惊悉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不幸遇刺逝世，谨表示深切的哀悼。甘地夫人是印度杰出的政治家、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在她的领导下，印度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和发挥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印度政府和人民以及甘地夫人的家属表示衷心的慰问。

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本届大会继续审议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中国代表团愿就此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今年年初以来，阿根廷和英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接触，双方表示愿意寻求某种办法，解决这一争端，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上届联大关于要求英阿两国政府就和平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恢复谈判的决议至今没有实现，这一争端依然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

维护国家主权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应当遵循这些原则，和平地、合理地解决有关马岛的争端。出席第三十九届联大的不结盟国家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公报重申，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通过谈判恢复对马尔维纳斯岛的主权的权利，重申有必要使双方都适当考虑岛上居民的利益。这一反映第三世界的呼声应当受到重视。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我们主张，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应当得到尊重。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进行斡旋的努力。我们衷心希望，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存在于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问题，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殷切期望，英阿双方应该按照联大有关决议，尽快就马岛主权争端恢复谈判，使这一问题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主席：现在，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要提醒会员国，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代表应在原座位上发言。

克拉克先生（美国）：美国否认苏联代表在今天辩论中对我国政府政策作出的断言和指控。这些发言极其恶毒，和其他发言一样是为了恶化问题与冲突。我们强烈希望，苏联将放弃这种令人厌烦的做法，和我们以及大会大多数成员国一起寻求解决冲突。

穆尼斯先生（阿根廷）：我们听取了联合王国的代表的发言与争辩，但是他们

没有回答根本的问题，因为他们用言词来掩盖思想。大会能够证明，联合王国的目的不是进行谈判。联合王国代表的言词也不过是掩盖事实的诡辩。

今天，我国外长提出了疑问，不知道联合王国是否最终希望减少对抗的影响，或者恶化这种影响。我们都听到了英国的回答。英国政府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它不仅不打算接受拉丁美洲国家在决议草案中表达的要求，而且多年来，它也公开地敌视大会表达的意愿和愿望。当我国政府看到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时，它还是确认这些意愿与愿望；我们生活在破灭的希望之中。

显而易见，联合王国坚持它的态度。难道需要 we 回顾联合王国的历史吗？联合王国希望这么做吗？这个国家与殖民主义藕断丝连，在全世界压迫其他国家方面谁都望尘莫及。应当认识到，自决原则正是遭受英国统治的人民进行斗争的产物。

联合王国的代表忘记了圣雄甘地在它的国家受到监禁。

然而，我们无须重温往事：联合王国准备接受迪戈加西亚岛的自决原则吗？联合王国的代表打算请今天到会的前英帝国殖民地代表回顾联合王国在自决权原则方面的历史吗？联合王国希望重温过去吗？

在此有一个重要区别，因为所有居民都是英国正式公民。第二，这些人民不受外国统治，因此不适于自决原则。这些人居住在用武力占领的领土上，牺牲了享有真正主权的人的利益。不管英国代表如何说，确实在这块领土上有阿根廷的存在，更不用说政府了。

阿根廷从不根据血缘和种族歧视某些居民，这同联合王国多年来的行为形成对照。其证明是，居住在我们本土上的英国臣民比岛上的英国臣民还要多，他们保持国籍并行使权利。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在这个阶段，这不是问题的要点。重要的是，与联合王国代表的声称相反，我们并没有恋恋不忘过去的罪恶，或者破坏团结一致，而是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是什么原因阻挡这个问题的讨论呢？自然，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权力，并且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下定决心任何人都不会受苦。我们再次问一下，英国政府为什么不想恢复在权力和法律基础上的对话。它为什么害怕文明的对话？

我们相信自己的权力；我们相信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保卫这些权力，这种手段是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总而言之，这就是本届大会所收到的这份决议草案的内容。也同样相信这种方法的各国是一定会支持这一决议草案的。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代表刚才试图——并且我强调，没有任何根据的试图——反驳我们发言中引证的雄辩事实，这些事实证实了美国的政策，这就是公开干涉拉丁美洲国家内政的政策。

但是，我想大家都充分了解这样的事实，一项政策最明确的证据并不是口头的声明，而是具体的行动。不幸的是，美国的具体行动证实它明显的用心是要在它的军国主义计划中利用马尔维纳斯群岛。而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政策，公开地干涉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内政和贯彻专制和暴力政策的更大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刚才阿根廷代表说我在发言中没有能够回答根本性问题。我回答了今天上午他的外交部长发言中提出的问题。我意识到我的发言很长，也许没有一个书面的文本——特别是用外语发表的演说——对于阿根廷代表来说是难以完全掌握的。明天上午我将把我自己演讲稿的一份副本交给他。

但是他也提到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他问联合王国是否准备向自己的前殖民地询问对于英国标准的意见，或者具有同样意思的话——这提到了一点自决的问题。我无法为40个左右前英国殖民地而现在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作出回答；但是，他们成为联合国成员的事实表明他们行使自决权，并且我们拥有一个英联邦快乐大家庭也说明了英国的标准。

我特别感兴趣的注意到了监禁圣雄甘地的事情。这个问题今天提出来使我感到特别难受。圣雄甘地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他确实曾被英国当局监禁过——顺

便说一下，我们也听说过英迪拉甘地夫人也被监禁过。我可以这样说，他们两人都得到英国司法当局的极大的尊重，就象他们公开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政治上有不同意见，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印度和我们有着同样的习惯法。我国并不是在英联邦中唯一这样做的国家。

圣雄甘地或许比其他人更有力地宣传非暴力，欢迎英国与独立的印度进行和解。非暴力是一项重要的原则，在我们今天讨论的争端中也是如此。

阿根廷代表刚才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迪戈加西亚岛的问题。这是许多可能提出的问题中的一个。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一关于英国前殖民地的问题，而这一殖民地是相当特殊的。阿根廷代表在提到这一问题中也这么说了，这是适当的。因为迪戈加西亚岛同福克兰群岛有某些相同点，即它没有当地居民。因此，我不理解他想表达的观点。或许他不自觉地表达了我的理由。

随后，阿根廷代表说，福克兰群岛上所有居民都是正式的英国公民。我不敢肯定，“所有”这个词是否完全正确，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值得强调指出，这些英国公民中的一位被选为福克兰群岛人的代表，参加他们的行政理事会的人，昨天在第四委员会上说：

“我们人民要和平，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和为大家的利益发展我们的群岛的权利。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阿根廷比英国更能帮助我们。而同时阿根廷政府继续对我们采取好战的态度。这清楚地表明，即使我们向联合国呼吁，要求承认我们的独立，我们也无法使阿根廷承认我们对我们的群岛的权利。我们的态度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敌对，而不是越来越和解。”

福克兰群岛人口很少。阿根廷人口众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福克兰群岛的人感到害怕，为什么迄今为止，在行实自决权中，他们选择继续做英国人。

最后，我愿谈谈阿根廷代表谈到的一种想法，即我国政府有某种程度的特别的不妥协态度。这不符合事实。在任何争端中，各方都确实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尊重阿根廷这样做的权利。伯恩会谈结束时发表的公报确实指出：

“联合王国方面重申，女王政府不愿意参加主权问题的讨论。”

公报接下去两句说：

“阿根廷方面指出，在这方面，只要不探讨如何讨论主权问题，阿根廷不愿就那些问题进行实质性会谈。”

我已指出，各方都有一个基本立场。但是，这并不是那一方不妥协的问题。公报中两国政府都用了“不愿意”的字。

最后，我发言中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复答，即：阿根廷政府是否准备承认，适用于其他人民的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也适用于福克兰岛人？

克拉克先生（美国）：我们只能希望，苏联代表能改变思想，努力鼓励而不是破坏增进谅解。

穆尼兹先生（阿根廷）我国外长的讲话以及阿根廷代表团在本届联大的多次讲话已充分答复了大不列颠代表再次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而英国代表团却还没有就一个实质问题，一个根本性问题作出答复。

这一根本的要点就是尊重联合国决议的问题。这些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意愿，构成了我们解决该问题的指导纲领。现在的问题是表现出遵守本组织决议的政治意愿。阿根廷今天通过其外长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我们具有这一政治意愿并再次坚决地重申这一意愿。

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我并不打算坚决要求恢复旧状。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大谈特谈；我们可以说许多被奴役的人民之所以获得自决，并不是因为有人作出了慷慨的让步，而是因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斗争。我们可以继续大谈特谈，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本着和解的精神来到这里的；我们希望进行谈判；我们打算达成和平和最终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们的意图；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递交该决议草案的20个拉美国家的目标。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我欢迎阿根廷代表刚才所发表的一些评论，特别是他提到了他的政府具有政治意愿。多少年以来，我们同阿根廷以及所有的拉

丁美洲国家都维持着和睦的关系；同样，我们也愿意恢复这些和睦的关系。

阿根廷代表说他对这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实际上他以前根本没有提出过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联合王国是否遵守了联合国的决议。关于今天正在讨论的所有这些问题，我国政府已经屡次三番地澄清了它的立场。我们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竭尽了一切努力。无视并侵犯了1982年4月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强制性决议的并不是我们。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是一项强制性的决议。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不妨提出一下我今天下午两次提出的问题还尚未得到回答。

彼德罗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美国代表的发言，我想指出苏联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过去一直反对并将继续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我们将永远反对军事主义，我们将永远支持和平解决争端。苏联愿意同所有真正具有同样理想的国家进行合作。我们希望这一天终将会来到，并在那时能够在这些国家中找到美国。这个国家在两百年前曾经树立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主独立的鲜明的榜样。

下午7时35分散会。